

春秋大事表

第三函
第八冊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

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衛以摭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餓未息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賴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

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
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
之師鰓鰓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
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
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
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
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
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
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
詐謀奇計卒爲泚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輯春秋晉楚爭盟表

第二十八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

錫山

顧棟高復初輯

古岑

程志銓原衡參

文公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六年 冬楚人伐宋 僖二十七年 僖二十八年

正月晉公子 公子遂如楚 圍緡公以楚 冬楚人陳侯 春晉侯侵曹

重耳反國

乞師

師伐齊取穀 蔡侯鄭伯許 晉侯伐衛

左傳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侯也叛楚即晉冬楚

左傳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

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秦宋先代之後齊伯伐齊實桓公子雍于國之餘而魯亦周公

家氏鉉翁曰去年書圍宋盟于宋著宋之

之後也今魯與楚比援楚申叔侯戍之而道之伐齊宋使無

杜氏預曰諸侯伐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伐衛攻楚之必救以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八

晉楚爭盟

一

陝西求友齋

矣

之
案楚帥四國圍宋而是并兼之計春秋不魯復書之曹衛又結間事而重舉晉侯所于楚天下大勢楚蓋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謂其能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楚人救衛三夏四月己巳五月癸丑公冬公會晉侯僖二十九年

月丙午晉侯齊師宋會晉侯齊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侯鄭伯陳子人晉人宋人

入曹執曹伯師秦師及楚宋公蔡侯鄭侯鄭伯陳子人晉人宋人

界宋人
人戰于城濮伯衛子莒子莒子邾子秦齊人陳人蔡

楚師敗績盟于踐土陳人于温人秦人盟于

侯如會
左傳討不服也
吳氏徵曰陳蔡鄭許
翟泉
會上公穀
有公字

孫氏復曰書晉侯不其功不旋踵而建也陳氏岳曰襄王聞晉

奪其爵者曹伯即楚
朱子曰齊桓公死勝自往勞非晉致之
蔡鄭陳即從晉許最
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楚最合正以後如成
晉侯圖伯執得其罪
楚侵列國得晉文攔也故為王諱而不書
合諸侯以討許也踐
二年蜀之盟且從楚
也
遇住如橫流泛濫硬
李氏康曰外以諱為

也

倣隄防不然列國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土無邾秦至此則小撓晉矣蓋自戰勝城渰浸必矣

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會召陵之師踐土之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楚致屈完于召陵楚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未大創也故次年即陳氏傅良曰序晉侯

滅弦救鄭楚惠終不於齊侯宋公之上予

能弭文公欲伯天下晉以伯也

以為楚不大創不足案魯及陳蔡鄭衛五也

以定伯故一戰勝楚國向從楚者今俱改

而後伯業定圖從晉所謂一戰而

彙纂曰晉文自用兵伯也

以來侵伐入執戰無

不爵者其子晉可知

矣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二年

晉人秦人圍 冬十二月晉

鄭 侯重耳卒

孫氏復曰翟泉之盟李氏廉曰文公以二

十八年城濮始伯至

諸侯遂圍許

杜氏預曰會溫諸侯

國之兵爭永息矣是故非秦不能輔晉非文公亦不能用秦

案秦晉之爭始此夫卒凡五年又曰晉楚
晉之所以能服楚者之事乃關中夏之盛
以有秦為之佐也戰衰非繫一國之得失
于城濮盟于温于翟春秋于文公入國以
泉秦于晉無役不從後四年之事不見于
故能以全力制楚至經至二十八年一簡
此而秦晉之嫌隙構之中五摯晉侯抑楚
矣晉之所以不振楚之深故子晉之亟也
之所以曰強實萌芽
于此皆由燭之武一
言階之禍也詳見燭
之武論

襄公

僖三十三年文元年晉侯文二年夏六文三年春王秋楚人圍江

晉人陳人鄭伐衛月公孫敖會正月叔孫得冬晉陽處父

人伐許宋公陳侯鄭臣會晉人宋帥師伐楚以

左傳曰討其貳于楚朝使孔達侵鄭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伯晉士穀盟人陳人衛人救江

嚴氏啟隆曰許自此伐衛先且居曰效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禍也請君朝王臣從邲後復事楚

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

于垂隴

左傳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鄭人伐沈沈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伐楚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潰

左傳以其服于楚也

文四年楚人 文五年秋楚 文六年八月

滅江 人滅六及蓼 乙亥晉侯驩

案自城濮至此僅十年楚已滅江者以晉六敢肆其惡逆如此

方與秦為敵無暇圖者以列國不正其弑楚故也便能釋秦之逆之罪也

憾合諸侯以討商臣案楚至此已不可遏矣商臣立已五年君位已定無從更理其弑逆之罪為晉襄之略然不能正商臣滔天之罪令天下以聲罪致討而區區伐沈

此矣

軍壓楚境楚顧之舊臣如子西之徒當必事宜其後嗣終不能

靈公

有倒戈內應者孔子勝楚徒遞強遞弱于
請討陳恒以魯之微春秋之世而已
弱尚云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豈以晉
合諸侯之衆而輔以
楚之不與商臣者不
可全勝乎縱不能別
立君亦當誓于境上
終其世不許侵伐小
國江與六蓼不至坐
受屠滅矣然晉襄所
以無暇及楚者以秦
之故秦之所以構難
于晉者則以鄭之故
愚嘗謂燭之武一言
啟春秋二百年戰爭
之禍而鄭亦受其弊
者良以此也

文七年公會

文八年冬十

文九年三月

文十年冬楚

文十二年春

諸侯晉大夫月壬午公子楚人伐鄭公子蔡侯次于楚子伐麋

盟于扈 遂會晉趙盾子遂會晉人厥貉

盟于衡雍 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

左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左傳晉人以扈之盟趙氏鵬飛曰此盟諸來討冬襄仲會晉趙侯無前日之文而不盾盟于衡雍報扈之列序諸侯大夫說者盟也以為抑趙盾之仇非汪氏克寬曰大夫專也十四年新城之盟盟始此亦趙盾主之何以得案文公事事廢弛十序哉凡國君出會必年之開三次會盟不以左右史從故得記與屢受伯主之討而師夏楚侵陳陳及楚楚矣故特書以著其罪

所會之君以登于冊公子遂為之彌縫使平書若會後至則安知列國知有遂不知有某侯同盟某侯在會公政權旁落于此始故不得而序程子曰又公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

賀氏仲軾曰厥貉之會宋陳鄭大國受役于楚司馬而麋子逃歸楚以故伐之一敗于防渚再迫于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聖人亟嘉其守義故書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夏叔仲彭生文十二年夏文十四年六文十五年六冬十一月諸

會晉卻缺于楚人圍巢月公會宋公月晉卻缺帥侯盟于扈

承筐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是又圍巢是年楚莊王立楚者

汪氏克寬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不足卻遠人方張之勢審矣

趙氏鵬飛曰前日楚伐麋列國不能救于是年楚莊王立

陳侯衛侯鄭師伐蔡戊申

伯許男曹伯入蔡

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也高氏閔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趙氏鵬飛曰此之不序諸侯以公不會與七年同若說伐齊無功則定四年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亦無功矣何以得

至是諸侯之散者復
合故特書同盟

序

案左傳本有兩說前
言公不會意在責魯
後言諸侯無功意在
責諸侯而趙氏獨主
前說且引文十四年
新城定四年召陵之
盟為證似更有理

文十六年秋文十七年春宣元年楚子晉趙盾帥師冬晉人宋人

楚人秦人巴晉人衛人陳鄭人侵陳遂救陳宋公陳伐鄭

人滅庸人鄭人伐宋侵宋侯衛侯曹伯

左傳晉侯侈故不競
于楚

會晉師于棗

林伐鄭

夏諸侯會于

扈
案前城濮之役秦助
晉以攘楚今助楚以
滅庸目滅庸之後楚
遂不可制晉益孤而
楚益熾矣此皆穀之
役為之也而所以致
穀之師者由燭之武
還六月晉侯復合諸
侯于扈于宋也公不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

之大機胡傳乃謂列與會齊難故也書曰之卒楚人不禮焉陳
書三國楚不稱師為諸侯無功也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滅楚之罪殊失經旨趙氏鵬飛曰不序諸子侵陳遂侵宋
是年冬宋弑其君侯與七年同

有曰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秋九月乙丑

二月宋鄭戰衛人陳人侵晉趙盾弑其

于大棘獲宋鄭君夷臯

華元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之役

左傳晉趙盾及諸侯案晉靈在位凡十四
之師侵鄭以報大棘年伯局凡三變始以
靈公幼小楚商臣圖
北方陳鄭俱從楚最
後宋亦從楚而諸侯
散文十四年趙盾為
新城之盟鄭衛皆因
魯而請平至明年冬
盟于扈宋衛陳皆與
盟而蔡亦與盟而諸

成公

宣三年楚子

夏楚人侵鄭

宣四年楚子

宣五年冬楚

宣六年春晉

伐陸渾之戎

左傳鄭即晉故也
案是年春晉侯伐鄭

伐鄭

人伐鄭

趙盾衛孫免

趙氏鵬飛曰陸渾無

近王城楚于陸渾無

左傳鄭未服也

左傳楚伐鄭陳及楚

侵陳

絲髮之憾蓋將撼周

鼎焉

杜氏預曰前年楚侵

平晉荀林父救鄭伐

左傳陳即楚故也

鼎焉

案是年夏鄭弒其君

陳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

夷

趙氏鵬飛曰鄭弒其

君夷諸侯不問而楚

還

案宣九年傳楚子為

伐為有辭雖楚兵非

厲之役故伐鄭杜註

六年楚伐鄭取成于

為討罪而來然未必

厲鄭伯逃歸蓋即指

此年

因其辭而權與之其

意蓋責晉耳

此年

意蓋責晉耳

此年

宣七年冬公宣八年冬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冬楚子伐鄭

會晉侯宋公師伐陳晉侯宋公衛臀卒于扈晉卻缺帥師

衛侯鄭伯曹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伯于黑壤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高氏閔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有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案晉成在位凡七年值楚莊暴興屢爭陳鄭二國乍得乍失而左傳楚子為厲之役終不能致其心服者故伐鄭晉卻缺救鄭由大權在盾無以底鄭伯敗楚師于柳蔕小國故也

景公

宣十年六月冬楚子伐鄭宣十一年夏宣十二年楚夏六月晉荀

晉人宋人衛楚子陳侯鄭子圍鄭林父帥師及

左傳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諸侯之師伐鄭是年夏陳夏徵舒弑

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伐鄭及櫟子夏曰晉楚與其來者

左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楚許之平

晉師敗績

是年秋鄭伯許男如楚冬楚滅蕭

是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方氏苞曰胡氏以書

爵而序陳鄭之上為

進楚困推其故以為

謀討陳非也楚之書

爵與陳鄭之州服于

楚舊矣傳稱侵鄭及

櫟未嘗一辭及陳事

入陳之日陳侯方在

晉且既盟之後逾三

時而後與師何以見

是役之為謀討陳也

蓋借夏氏為兵端實

則伺其君之出而謀併其國耳誠有討賊